

史

記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

正義曰漢書勝作楨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楨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

不書姓故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

徐廣曰都中

云諸姬也括地志云中郡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

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也

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

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漢文二歲

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甲濕徙睢陽故改曰梁

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古陳國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廢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郡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清河王徙以元鼎二

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

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

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一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

軒一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

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

四王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

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吳楚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披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

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殺數萬人

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

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也

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徐廣曰在陳留國縣關梁司馬彪曰

閩有高陽亭也。○索隱曰：閩縣屬陳留高陽。四十餘城，
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

皆多大縣。孝王質太子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方三

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許或者：梁國封城之方

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栖龍岫，

馮地，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呢禽異獸，靡不

畢備。俗言梁孝王竹園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雋其徑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

曲。今諺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宮，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樓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黃曰：睢陽有

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在說

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

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石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島，馮地，

巨七十餘
星是也

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索隱曰漢書曰天子法

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

入言警

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出入清道皆出入者五支耳出則亦有蹕也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索隱曰周禮有奇邪之人鄭文

云奇邪詭譎怪非常也奇音詭宜反邪音斜

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

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

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

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節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別陣馬皆往信不駕六

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

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

正義曰著竹單又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

漢官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梁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

為後嗣大臣及表盜等有所關說於

景帝

索隱曰表益云漢家

法周道立子是有放關涉之說於帝也一竇太后義格

云閣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如淳曰或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

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或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或柵云或閣

字林音紀又音謹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

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表盜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刺殺表盜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

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

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

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正義曰姓軒丘名豹

及內史韓安國

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

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

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

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欲不樂北獵良山宋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

縣南有良山服皮云是此山也。正義有獻牛足出背

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補身也今出背上象

牛者丑之畜酒在六月北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賜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待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

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

梁共王子明齊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詔為帝
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
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齊陰王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
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談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豐稭鄭

曰上蓋刻爲紫雲家○索隱曰應劭曰詩直千金孝王
云酌彼金罍豐有旨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
誠後世善保豐穡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豐穡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豐穡與人他物
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豐穡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
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詩
真措置措以爲策○索隱曰措音進則怡反漢書王度
傳迫速前隊皆係此字說文云迫策也謂爲門扇所障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
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生善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
又不敬除故以味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宮
長及郎中尹霸等是七人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考

索隱曰
韋昭云

犴音岸按類犴反人
姓名也反字或作交

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均

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

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

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寔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

后首于市案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案舊曰地理志桓邑關

孝景中

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發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

如洋曰以是爲好喜之事

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

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

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今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

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妻表表是正言也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

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

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

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

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

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

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雍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

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

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戡荆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二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與今出死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
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朔旦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
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
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
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
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
義一也索隱曰幾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
文傳博謂曾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
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

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
殺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者立子殺道賢賢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殺道太子死立其弟
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
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
代父後卽刺殺兄子爲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
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

復立帝子表盜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
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
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表盜諸大臣所怨望使人
來殺表盜表盜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
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卽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
之卽是孝王官
爲某子史
失其名姓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
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
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
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一

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旣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旣在雍州

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

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杆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下議

表盜劫傷

漢窮梁獄

冠盜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于

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妣子曰越

寄乘舜

索隱曰妣音况羽反兒夫人名王皇右之姝

河間獻王德

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以孝景帝前二

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山嶽王朝被服造次必
於仁義間以五策截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
截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
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
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子共王不害
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曰漢書云授

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朝墟垣爲宮

索隱曰服凌云宮外之餘地頃野王

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緣反又音垣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散又音數亂

反墟垣牆外之垣

音垣

陵北門

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啓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

浩云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祖非也

紀皆言累祖黃帝祀無為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釋

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壞土為壇於道則用黃

砥或用狗以其砥血象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

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後朝帶地為宮被徵出城

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

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為榮不以道終

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

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

正義曰

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

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正義曰晚節精言末年時高會後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

淖。正義曰。正。義。曰。淖。姓。也。齊。有。曰。文。孝。反。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王。所。愛。淖。姬。等。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

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

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微。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妻。來。歸。

建。復。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

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證。洪。云。能。修。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

三

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愛又陰痿

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

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

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逐為無訾省

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頗師古云等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

府庫壞漏

盡竭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

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

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卿

漢云究謂第盡

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玉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被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

持詭辯以中人

索隱曰謂詭莊之辯以悅中人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

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卓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索隱曰謂彭祖自爲二千

石而除其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謂禁他家獨王家

得爲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脛古

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

矣韋昭則訓權爲入多於國經祖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

常制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

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

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案碑書云機秋祥也列子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信鬼神越信機祥也

常夜從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不微邯鄲是郊外路謂微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

正義曰樂五教及

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主專代吏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

索隱曰漢書建元三

年齊川中山王等來朝開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
臣內讒肺腑日陳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
親之好可謂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後代為中山王
漢之英藩矣子昆後蓋康王
索隱曰漢書昆後蓋康王
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以辨政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

賦以為脫桂裳免替并施玄的結利釵的即釋名所云

也說文云祥女汗也漢律云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見昨變下得侍祠婢音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毋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佞汪

但張袖小舉半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立二十

國小地狹不足廻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

長沙王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

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齊有幸臣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云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王齊與同產茲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

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鍍矢

應劭曰樓

車所以窺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

樓車以窺宋人謂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廵注爾雅

鍍字林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更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

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意傷之發病而

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

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

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

徐廣

曰他本亦作婁惟一本作建不
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一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桡

蘇林曰音奪。素惡曰桡。氏音之。桡以母無寵故亦
與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桡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三六 二六三 一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

索隱曰媚音工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卷云媚一人夫妬也又

云妬也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統爲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統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統統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統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

如淳曰太子勃私殺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案索隱曰案

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數諸證左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

五示世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正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便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安陸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二萬戶爲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
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
乃立安世弟智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又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爲六王

木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

餘續曰國所出有幣入於王

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景帝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
上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發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提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鐵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狗四王

分封爲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
性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郊負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
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
下幸祭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即

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

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索隱曰莊

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

索隱曰張湯

大常臣充

索隱曰趙充

大行令

臣息

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

索隱曰性安

行宗正事昧死上

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

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卽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

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

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

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

公孫賀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

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

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

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爲

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爲

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

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曷一作觀。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

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

家之三月丙子秦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
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
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
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
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

鄭音襄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封平津侯平

所封平津卿在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

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

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在下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垂

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旦索隱曰燕王

之臣胥索隱曰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觀魯有十而獨尊者襄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

脊周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
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
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襲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
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
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
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圖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

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文曰春秋

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設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

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爲諸

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

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裒有德

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神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

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綬輪馬被甲衝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鈞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開禁倉
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
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
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
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
變爲六安王常山王子
平爲真定王商
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
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
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
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䟽言皇子

未有號位臣謹爲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
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闕等爲諸侯王陛下
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
或誇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
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等二十七人議皆
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
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
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
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
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
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
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
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菑陵王四月丁酉奏未
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
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
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發哉如言嗚呼哉

音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

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

附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予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曰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索隱曰指先生

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竟能同天

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

傳其國貴壯賊老壯者食肥侵犯寇盜加以蕞巧邊萌

蕞老者食其餘是蕞老也索隱曰蕞一作所韋昭云所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隆旗奔

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

淳曰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葷粥

徙域張晏曰甸北州以紘任瓚曰悉爾心毋作怨毋儗

德徐廣曰儗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發也本亦作

音符母乃廢備索隱曰備常備匈奴非教士不得從

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

徵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奔之

謂此也。楷先生解云：非謂禮義不得在於則。

於戲保國文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

徐廣曰：立三卜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

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

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育草湖或曰太湖五百里然

曰五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徐廣曰一保疆期也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

毋適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楷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

七亦小人或作倭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
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

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曰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

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教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夫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陔
東之國無火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苗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無齊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爲土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祖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耆度也念也稽考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詎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昭顯光不圖於義度君子
怠慢恣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善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牟
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
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
燕王以無作怨無俛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作
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
當音扶味
反亦音賤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
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
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
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
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
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劍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

臣不作福者勿使行斯幣厚實以立聲譽為四方所
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
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學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
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庶後王胥四子一子
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城在鄧州穰一子
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在潁川屬東平一子為南
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潁川屬東平一子為南
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齊國高密縣西南四十五里其後胥果作威福
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

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
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
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

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傅曰主麻中不扶自直

索隱

曰已下並見荀卿子

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

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埔北迫匈奴
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
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
安矣恣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儼德者

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也武侯也非教
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
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
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
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
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
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
逆也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宋昭帝劉夫入所
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
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
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
幼主之利遂得鈎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
不順然犬各吠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

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

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以宗室有

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爲太中大到燕

天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臣陵也

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王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

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

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織

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

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

義禮家七禮文章爾雅

唯索隱曰爾雅也雅正也其建於

云爾雅相取

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子曰言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隱

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長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

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

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

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

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

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曰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

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

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音廣曰滌者浙米汁也

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體滌漉之滌

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

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

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十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立

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以承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